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

禅真后史

Chan Zhen Hou Shi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

《禅真后史》此书对叛乱者有同情的倾向，并有赞扬之语，称其为“侠义之人”，故而遭清政府禁毁。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歷史研究禁毀小說系列

禪真后史

Chan Zhen Hou Shi

明 ○ 清溪道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艳史、讲史卷.4/杨娜主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5387-1777-3

I. 中... II. 杨...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561 号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艳史讲史系列 (四)

作 者: [清] 不提撰人

丛书主编: 杨 娜

责任编辑: 姚家余

责任校对: 姚家余

装帧设计: 小曼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646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刷: 长春市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4500 千字

印 张: 196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777-3/I·1682

定 价: 536.00 元 (全套共 20 册) 单册: 26.80 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耿寡妇为子延师 (1)
瞿先生守身矢志
-
- 第 二 回 醉后兔儿追旧债 (7)
夜深硕士受飞灾
-
- 第 三 回 二真仙奇遇传方 (13)
裘五福巧言构衅
-
- 第 四 回 听谗言泼皮兴大讼 (19)
遇知己老穆诉衷情
-
- 第 五 回 裘教唆硬证报仇 (25)
陆夫人酬恩反目
-

第 六 回	伤天理肆恶辱明医 秋杰士奋威诛剧贼	(32)
第 七 回	窥珠玉诸凶谋害 观梅雪二友和诗	(38)
第 八 回	舞大刀秋侨演武 拜花烛耿宪成亲	(44)
第 九 回	恋美色书生错配 贪厚赠老姬求婚	(51)
第 十 回	庆生辰妯娌分颜 愆闲气大家得病	(57)
第 十 一 回	全孝义郁氏善言 看风水葛肇诡计	(64)
第 十 二 回	写议单败子卖坟山 假借宿秃囚探消息	(70)
第 十 三 回	华如刚藏机破法 龚敬南看鸱消闲	(77)
第 十 四 回	凌老道华秃死奸 葬师母耿郎送地	(84)

- 第十五回 跃金鲤孝子葬亲 (91)
筑高坛真人发微
-
- 第十六回 叶炼师回神复旨 (97)
张氏女妒孕生情
-
- 第十七回 问肚仙半夜有余 (104)
荐医士一字不识
-
- 第十八回 全伯通巧处生情 (110)
郁院君梦中显圣
-
- 第十九回 五彩落水全生定 (116)
媚姐思儿得受病
-
- 第二十回 瞿廷伯母子重逢 (123)
刘廉访弟兄莅任
-
- 第二十一回 好施小惠恒招祸 (129)
急为偷生反丧躯
-
- 第二十二回 叛狱贼市回遭刑 (135)
烧香客庙前斗宝
-
- 第二十三回 恶公子见财起意 (141)
老閤黎直口诉冤
-

第二十四回	存公道猴蟹归原 正法度主仆受责	(147)
第二十五回	木马驿剑侠谈心 蒙山洞苗酋作乱	(153)
第二十六回	众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归正	(160)
第二十七回	刘仁轨激蛮攻蛮 骨查腊用计中计	(166)
第二十八回	聿顶朱冲波救主 哈一喃出猎兴兵	(172)
第二十九回	崆峒岭二贤叙旧 龙门府四将攻城	(178)
第三十回	爱良马番将献谋 挂数珠猢猻念佛	(184)
第三十一回	黄鼠数枚神马伏 奇童三矢异僧亡	(190)
第三十二回	刘经略执旗督阵 瞿司理上表辞官	(197)

- 第三十三回 瞿二郎吞符却病 (204)
党氏女刺绣见妖
-
- 第三十四回 蓝面鬼扑捉党翼儿 (210)
大将军锤击滑道士
-
- 第三十五回 瞿氏子放雷逐怪 (216)
车云甫挺斧劈邪
-
- 第三十六回 摄魂和尚诉真情 (222)
觅利黄冠谋放债
-
- 第三十七回 厚赠侍儿为妾媵 (228)
议芟权恶谒相知
-
- 第三十八回 印常侍利口饰非 (234)
许侍郎庇奸获罪
-
- 第三十九回 众冤魂夜舞显灵 (240)
三异物宵征降祸
-
- 第四十回 散符疗疫阴功大 (246)
掘鼠开疑识见多
-
- 第四十一回 白马寺怀义嫉贤 (252)
大峡山羊雷仗义
-

第四十二回	卞心泉赂贵救亲 羊大郎肆凶拒捕	(258)
第四十三回	三戒铭心权避迹 一餐大嚼定交情	(264)
第四十四回	喽罗赠宝救冤民 孔目收金宽狱犯	(270)
第四十五回	二寨主停杯审事 四冤犯遇赦远奔	(276)
第四十六回	侠士戮奸伸大义 簿司移衅诈平民	(282)
第四十七回	谈积弊防御明心 试神臂二雄纳款	(288)
第四十八回	告病还乡期避世 割襟为聘结良缘	(294)
第四十九回	收番礼金吾护法 慕闾黎王氏偷情	(300)
第五十回	为渡银河装蹶蹶 因方花貌受熬煎	(307)

- 第五十一回 劳夫人梦里簪花 (313)
来毓秀灶前说苦
-
- 第五十二回 小兰献主解重围 (319)
我惜贪欢婴内疾
-
- 第五十三回 田宝珠捱身入户 (325)
沈三妹借港行舟
-
- 第五十四回 嵇西化纵欲伤人 (330)
瞿道者登桥援难
-
- 第五十五回 戮奸僧立时正法 (336)
救蛊妇子夜擒魔
-
- 第五十六回 顾大郎为弟求医 (344)
颜氏女诉冤索命
-
- 第五十七回 程员外聆音择婿 (352)
张别驾设计倾贤
-
- 第五十八回 南明山玩景遇饥民 (360)
西屏岭焚祠驱孽鳄
-
- 第五十九回 赴井泉弃名避世 (368)
隐岩壑敛迹修真
-

第六十回 栖霞洞四道敌魔 (376)
毗离村七仙入圣

第一回

耿寡妇为子延师 瞿先生守身矢节

诗曰：

清商萧飒汉江秋，红紫枝头色正柔。
坠叶逐流随月渡，残芳殢雨倩风揉。
莺簧漫拟鹧鸪调，蝶拍空传鸾凤俦。
不是须眉异巾帽，伦常堕地仗谁收。

话说隋末时，卢溪州辰溪县毗离村里有一秀士，姓瞿名天民，字子良，生得长须秀目、白脸丰颐，举止从容，天然风度。幼丧父，家业甚窘，娶妻郁氏，苦守清贫，朝耕暮读，以养其母元氏。年过三十，未有子嗣。忽一日进城访友，谈及艰难一事。这友人姓刘名浣，与瞿天民幼同笔砚，最相契爱。当下留住吃了午饭，二人筹画资身之策，商议了半晌，无计可施。

瞿天民正欲作别起身，忽听门外有人声唤。刘浣道：“仁兄且慢坐，待弟看是甚人，然后送兄。”瞿天民依允，坐于轩内，在窗眼里张时，只见刘浣揭起竹帘，迎进一个人人来。那人头戴尺余高一顶尖角扁巾，身穿一领淡青粗布道袍，足穿高跟深面薄履，与刘浣揖罢，移过杌子并坐了附耳低言。说了一会，袖中取出一个柬贴递于刘浣。刘浣含笑接了，看罢，起身进轩内来称银子。瞿天民问是何故，刘浣摇手道：“少刻便知。”一径出客座里将银子送与那人。那人接了，千恩万谢，临出门时回头叮嘱道：“老哥，千万话勿得个，千万话勿得个！”刘浣点头应允。那人欢喜作别而去。

刘浣拍手笑将入来，瞿天民迎道：“那人却是兀谁？贤弟这

等好笑。”刘浣道：“仁兄不知，这人姓边名荐，插号叫做筊箕，原籍海州人氏，腹内颇通文墨。在外设帐十余年了，只为着一桩毛病，往往馆事不终，今日此兄却又做出这当儿来了。”瞿天民问：“那人有什么毛病？”刘浣道：“这筊箕倒是个有趣的朋友，酒量好，棋画也好，说科打诨更好，钱财也不甚计较。奈何酷好的是这一着，每每为此事打脱了主顾！目今在敝邻耿寡妇家处馆。这耿氏家道富足，且是贤德，丈夫耿鼎早亡，只生一子，将及十岁。馆谷有二十余金，款待甚是殷勤，朝暮酒肴茶饭的齐整自不必说。这小边看上了他家一个小厮，名叫锦簇——在馆中做伴读的。两个正在花园里行事，被他父亲撞见了，当面戕白了一顿，不容进馆。他如今在这里安身不稳，就欲起程回去，因无盘缠，将这张关约押弟五钱银子，岂不是一场好笑？”瞿天民道：“那厮既是无耻，贤弟不该将银子借他。况这纸关券乃无用之物，要他何干？”刘浣道：“这银子专为仁兄而发，不然怎生轻自与他？这束贴儿更是有用处。”瞿天民不解其意，细问其故。刘浣道：“仁兄诉说寥落无措，小弟踌躇难决。适间小边失馆，其中似有一个好机会，故此不惜小费收了关约，为兄一图，不知可乎？”瞿天民道：“深感贤弟盛雅。此馆得成，老母甘旨有望，煞强似耕种的清苦。只是一件，彼已长往，留此废约为质，惟恐无成，徒为画饼。”刘浣道：“边兄一时露丑，惶愧无地，故着忙要去，若迟延数日则愧心渐解，必夤缘求恳，捱身入户矣。故小弟收约赍银，使彼死心塌地而去，为兄图馆，一也；耿寡妇之父濮员外，与弟有一脉之亲，今日弟即亲去力荐，或者有几分成就之意。明日便见消息了！”瞿天民欢喜作谢，辞别而回。

当下刘浣径往濮家来，恰值员外在侧厅内与一少年围棋。两下相见礼毕，员外道：“久不相会，今日何事下顾？”刘浣道：“有一言求教，特此奉谒。”员外笑道：“足下请坐，待老朽完此残局请教何如？”刘浣道：“绝妙，晚辈正欲一观。”那少年道：“老伯已拜下风，不必终局。”员外道：“局上未分胜负，小子何得狂言？”两下互相笑谑。刘浣候二人棋毕，即将荐馆与瞿天民之意细细说知。员外道：“舍甥小馆已有一位姓边的朋友在彼，

难以斡旋。”刘浣又将小边逐出情由说了。员外笑道：“斯文中做此道儿的极多，何足为异？边先生既已辞馆，老朽就与小女说，择日奉请令友便是。但不知瞿君举止抱负何如，不要蹈老边的旧辙才好。”刘浣道：“敝友才识不凡，立身诚实，断不似旧师的景态。”那少年道：“凡人家请师长必须有才、有法、有守的方好。”濮员外道：“请问兄长何为才、法、守也？”少年道：“凡为师长的，饱学不腐，谓之真才；善教不套，谓之得法；诚实不伪，谓之有守。师长具此三德，子弟们方有教益。”刘浣道：“敝友瞿君三德未必俱备，然真诚质朴，教法亦精，断不误却令甥功课。”濮员外道：“尊驾之友，决非妄诞者。老朽力言，管取馆事立就。”刘浣欢喜自回。

次日，濮员外亲到耿家，见了女儿，备言刘浣荐馆之事，又说瞿先生恬静饱学，教法最精，兼且近便，不可错过。濮氏从了父亲之言，即写下关约着苍头送到刘家。刘浣自令人通知瞿天民，不必细说。此时正值四月初旬，这耿寡妇是个节俭的女人，预先送了两个请贴，趁着立夏节日，顺便排下筵席邀瞿先生进馆。濮员外、刘浣宾主三人，盘桓了一日。次日，依然令小厮锦簇伏侍小主耿宪读书。光阴荏苒，不觉又早月余。濮氏见儿子功课不缺，举止端详，与前大不相同，心下十分喜悦。家下人又言瞿先生温柔雅量，待人以礼，更兼善教不倦，甚堪敬重，故此濮氏管待倍加丰厚。

忽一日晚上，濮氏吃罢晚膳正欲脱衣寻睡，猛听得床头戛戛之声，急执灯看时，却是一对蚕蛾两尾相接在那里交媾，四翅扇扑，故此声响。濮氏疑道：“此物从何而来？”掀起枕席瞧看，见一个破损空纸包儿，问儿子时，答道：“早上在花园内挖得的，故包了放于枕下作耍。”濮氏“喂”了一声，将蚕蛾掷于床下，息灯睡了。闭眼一会，想起日前夫妻交合之时何等快乐！不期做了孀妇，五七年间不见那话儿的面，何等凄凉？反不如这蚕蛾儿两尾相连，十分受用。转辗思量，睡不安枕；翻来复去，心绪如麻；长吁数声，披衣而起。此时天色熏热，纱窗半启，只见一轮月色透入罗帏。濮氏轻身下床，移步窗前，凭槛玩月，不觉欲火

如焚，按捺不下。倚着围屏立了一回，奈何情兴勃然势不可遏。一霎时面赤舌干，腰酸足软，反觉立脚不住。急纵身环柱而走，如磨盘一般团团旋绕有百十个转身，愈加遍身焦热，心痒难禁。口咬衫襟，凝眸伫想，恨不得天上坠下一个男子来，耍乐一番。又想着家下有几个小厮年俱长成，已知人事，寻觅一个消遣也好，只是坏了主仆之体，倘若事露，丑脸何以见人？呆思一会，猛然间想起瞿师长青年美貌，笃实温雅，若谐片刻之欢，不枉人生一世。纵然做出事来，死而无怨！正是“色胆如天大”，只因睹物生情，拴不住心猿意马。当下侧耳听时，樵楼已打二鼓，回头看宪儿和侍女们皆已熟睡，忙移莲步悄悄地开了房门，轻声下楼，趑出银房，黑暗里被胡床绊了一跤，急跃起，转过轩子，趁着月光一步步捱出茶厅，早见是书房了。濮氏四顾寂然，伸出纤纤玉手向前敲门。

却说瞿天民正在睡梦中被剥啄之声惊醒，心下疑道：“更阑人静，何人至此？”急抬头问道：“是谁？”门外应道：“是我。”却是一个妇人声音，再问时，依旧应声“是我”。瞿天民惊诧道：“这声音分明是耿徒之母，夤夜至此，必有缘故！”原来濮氏与瞿生虽未靛面相见，然常出入中堂呼奴唤婢，这声音却是厮熟的。当下瞿天民口中不说，心下思量：“夜深时分嫠妇独自扣门，必有私意存焉。不开门虑生嗔怪，坐馆不稳；若启门，倘以淫污之事相加，如何摆脱？”正暗想间，敲门之声愈急，外厢轻轻道：“瞿相公作速开门，奴有一至紧事相恳，伏乞见纳！”瞿天民听了濮氏娇嫡嫡的声音不觉心动，暗算计道：“这是他来就我，非是我去求他，无伤天理，何害之有？不惟他妙年丽色，抑且财谷丰饶。私情一遂，余事可图。”即起身离床，正待启门，忽抬头见天光明亮，又猛省道：“啊呀！头顶是什么东西？咦，只因一念之差，险些儿堕了火坑矣！堂堂六尺之躯，顶天立地一个汉子，行此苟合之事，岂不自耻？此身一玷，百行俱亏，快不宜如此！”一霎时念头端正，邪欲尽消，侧身而睡。又听得门外唧唧啾啾，推敲不已，瞿天民心生一计，哼哼地假作鼾声，睡着不理。濮氏低声叫唤，无人应保；又延捱了一会，不见动静，跌脚

懊恨而回，径进房内。却好宪儿醒来声唤，濮氏抚息他依然睡了，此时更觉欲火难禁，频咽津唾，两颊赤热，小腹内那一股邪火直冲出泥丸宫来，足有千余丈高，怎么遏得他下？自古道妇人欲动而难静，耿寡妇被这魔头磨弄来了半夜无门发泄，恨的他咬定牙根，双手搂抱一条黑漆厅柱，两足交叉而立，不住的叠了有百十余下。猛可里一阵爽快，遍身麻木，却似几桶冰水从心窝里浇将下来，直至小腹中卷了一回。豁刺地一声响，一块物件从牝门里脱将下来，就觉四肢垂瘫，一身无主，忽然晕倒床边。半晌方苏，又不敢惊动侍儿，只得勉强撑起，把一床单布被将那脱下的物件取起，包裹了藏于僻处；又取草纸拭抹了楼板，撤在净桶里，才摸到床上，和衣睡倒，不觉沉沉睡去。

直到次日辰牌时分方才醒来，觉得身子困倦，不能起床。一连将息了数日，渐得平复。心下感激瞿先生好处，不然已为失节之人了，还喜得隔门厮唤，未审何人，事在狐疑，幸不露丑；暗中自恨自悔。忽一日早上，见房内无人，将门闭上，取出那脱下的物件来看，原来是一团血块，内中裹着几条弯曲的肉丝两相凝结，颇觉腥秽之气。濮氏看了又看，心下暗忖道：“这一团血肉是妇人家色欲之根，若不天幸坠将下来，这祸孽何时断绝？”嗟叹了一会，将此物依旧包藏过了。自此以后，濮氏竟绝了经水，毫无情欲之念。后人看此，有偈为证：

空彼欲想，斩去骚根。

阿弥陀佛，救苦天尊。

再说瞿天民自那夜闭户不纳，坐到天晓，自想道：“惭愧呀，也做了一个鲁男子！但是妇人家水性，见我拒而不理必生嗔怒，不知这馆事如何？大抵事有定数，只索由他。”当下自猜自疑。又早过了数日，依然仆役们伏侍殷勤，茶饭上更加馔酾，心下放宽了。不觉又是季夏，因见天气炎热，暂且歇馆回家，并不将这事对母亲、妻子说知。在家过了月余，天色渐凉，仍然赴馆：一来师徒相得，二来情义优渥。

在耿家处馆三年，这耿宪经史渐通，十分文雅，当年初冬与一宦家结成亲事。不期岳翁写一帖子差家僮接女婿明春到衙门里读书，濮氏难于推辞，暂且应允。至散馆前一日，接父亲濮员外商议道：“如今新亲家请你外甥明年往他家下攻书，这事万分难却。但这瞿师长教宪几何等用功！况且为人谦厚，在此三年，并无一言半语，怎好辞却？事在两难，如何区处？”这员外手拄拐杖，侧着头，不知答应甚话出来？且看下回分解。